英语专业大学生口语动机再探索

□潘前颖 刘 进 金成星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芜湖 241000]

[摘 要] 影响口语能力的因素很多，本文从动机角度出发，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所选样本的英语口语高水平组与低水平组之间的口语动机存在差异(t口语零动机 = 3.868, t口语外部动机 = 0.338, t口语内部动机= 4.218, t口语欲望= 2.162, t口语态度= 1.801, t口语努力 = 1.264)，由此对高低水平组的英语口语学习动机进行了对比，并对此差异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以期找出影响口语能力的动机因素作用，从而为英语专业英语口语教学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口语动机取向； 口语欲望； 口语态度； 口语动机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0)01-0088-05

学术界普遍认为动机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有效学习的重要因素（Vandergrift）[1]，据Corder所言，“只要有动机，人人都可以学好二语或外语”。关于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动机已经有了不少的调查与研究，但对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口语学习动机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就中国英语专业口语动机进行了再调查分析，旨在调查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口语高水平组与低水平组在口语动机上的差异，以期为中国专业英语口语教学提供一些有实际意义的启示。

在外语学习动机方面的著述中最具影响的当属Gardner和Lambert的“社会—教育模式”[2]，它试图把二语学习中的四个特点互相联系起来：社会或文化环境、学习者个人差异、语言学习发生的背景或环境、语言学习的结果。Deci和Ryan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的自主学习框架[3]。Skehan则在总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后提出了四个假说：内向型假设、成果型假设、内在因素假设和奖惩假设[4]，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前人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为了体现外语学习中的诸多因素，Dörnyei提出了语言层面、学习者层面和学习环境三个层面动机因素的三层分类框架[5]，为Gardner的动机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但由于Dörnyei的三层分类框架所涉因素过多而不便实际操作，而Skehan的部分假说还有待继续求证，所以，本文采用了Gardner的动机理论，但Gardner的工具型和融入型动机取向是针对二语学习的，因而被Deci和Ryan的内外部动机取而代之。

根据Gardner关于动机的定义而提炼出动机的四个要素：动机取向、欲望、态度和努力[6]，本文所使用的问卷就是以这四方面来调查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口语动机的（口语动机取向、口语欲望、口语态度和口语努力并参考刘润清的口语能力测试方法）[7]。问卷分别基于Deci和Ryan的内外部动机和Vandergrift的问卷（A1-C10）和Katherine测试方法[7]与Gardner(D1-D5)的问卷以及参考季明雨和汤闻励的问卷(F1-F14)改编而来[8-10]。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名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参加了这次问卷调查，其中30名学生还参加了有关访谈。本文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正态性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性分析[11]。

一、样本口语成绩的正态性

利用Q-Q图，所选样本的口语成绩（如图1所示）呈一条曲线，它越趋于一条直线则表示正态性越明显，由图1可知，该样本口语能力呈正态分布，因而具有代表性，故能很大程度地反映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口语动机。

[收稿日期] 2009－06－15
[基金项目]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06YQ007）
[作者简介] 潘前颖（1974－ ）女，硕士，安徽工程科技学院外语系教师；刘进（1958－ ）女，副教授，安徽工程科技学院外语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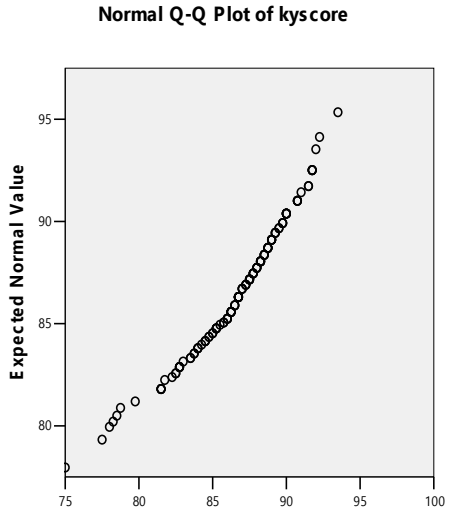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口语能力正态分布图

二、口语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区分

要研究英语口语高低水平组之间的动机差异，首先得区分高低水平组。基于受试四个学期英语口语成绩的平均分，本研究把排在前32名和后32名的受试者分别组成高分组和低分组。为确保动机差异对比有意义，本研究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口语能力高低水平组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t = 17.537，p = .000 < .01, 而且高水平组的口语能力平均分是90.4140， 低水平组的为81.8945（如表2），这表明高低水平组在口语能力上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因而，本研究所做的对高低水平组之间的动机差异分析是有意义的。

表1 高低水平组之间的口语能力差异性分析

组别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t-值	自由度	p
高水平组	40	90.4140	1.16467	17.537	62	.000
低水平组	40	81.8945	2.41162			

三、高低水平组之间口语动机差异分析

口语动机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口语动机取向、口语欲望、口语态度和口语努力。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高低水平组的口语动机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t口语零动机 = 3.868, t口语外部动机 = 0.338, t口语内部动机= 4.218, t口语欲望= 2.162, t口语态度 = 1.801, t口语努力 = 1.264），其中, t口语零动机 = 3.868，p = .000 < .01；t口语内部动机= 4.218, p = .000 < .01；t口语欲望= 2.162, p = .035 < .05 说明高低口语水平组在这三个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2 高低水平组之间口语动机因素差异性T检验

动机因素		组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自由度	Sig.(双尾)
口语动机取向	零动机	高水平组	32	6.7250	0.56234	3.868	62	.000
		低水平组	32	5.8774	0.14068			
	外部动机	高水平组	32	5.3216	0.87215	0.338	62	.737
		低水平组	32	5.8581	1.58553			
	内部动机	高水平组	32	5.6875	1.30593	4.218	62	.000
		低水平组	32	4.8326	1.70661			
口语欲望		高水平组	32	6.3813	1.11296	2.162	62	.035
		低水平组	32	5.8581	1.28857			
口语态度		高水平组	32	5.9875	1.20166	1.801	62	.077
		低水平组	32	5.5419	1.35711			
口语努力		高水平组	32	4.8326	1.57632	1.264	62	.211
		低水平组	32	4.4793	1.60966			

（一）动机取向差异

1．零动机（Amotivation）

高水平组对A1到A5选取“强烈不同意”和“不同意”以及“稍微不同意”的频数分别为31（96.88%）、32（100%）、32（100%）、32（100%）和31（96.88%）；而低水平组对应的频数分别是24（75.00%）、23（71.88%）、24（75.00%）、26（81.25%）和27（84.38%）。也就是说，高水平组中大约有98.75%的受试者都有发展自身口语的动机，而低水平组则只有77.50%。两组对比从图2中很容易得出结论：高水平组比低水平组具有更强烈的口语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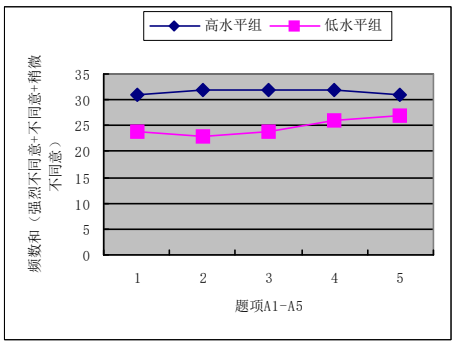

图2 高低水平组口语零动机频数对比

2．外部动机

高水平组对B1到B10选取“强烈同意”和“同意”以及“稍微同意”的频数分别为1 (3.13%), 12 (37.50%), 3 (9.38%), 11 (34.38%), 14 (43.75%), 20 (62.50%), 22 (68.75%), 16 (50.00%), 20 (62.50%) 和 18 (56.25%)；而低水平组对应的频数分别是5 (15.63%), 13 (40.66%), 8 (25.00%), 17 (53.13%), 14 (43.75%), 24 (75.00%), 23 (71.88%), 13 (40.63%), 21 (65.66%) 和 27 (84.38%)。两组对比从图3中很容易看出低水平组具有较强的外部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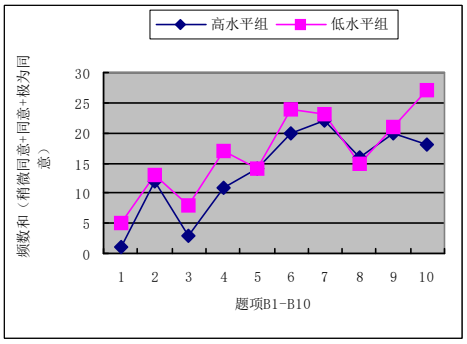

图3 高低水平组口语外部动机频数对比

3．内部动机

高水平组对C1到C10选取“强烈同意”和“同意”以及“稍微同意”的频数分别为23 (71.88%), 27 (84.38%), 27 (84.38%), 28 (87.50%), 26 (81.25%), 28 (87.50%), 13 (40.63%), 27 (84.38%), 30 (93.75%) 和 26 (81.25%)；而低水平组对应的频数分别是13 (40.63%), 20 (62.50%), 15 (46.88%), 15 (46.88%), 23 (71.88%), 17 (53.13%), 11 (34.38%), 19 (59.38%), 15 (46.88%) 和 16 (50.00%)。两组对比从图4中可看到：高水平组具有较强的内部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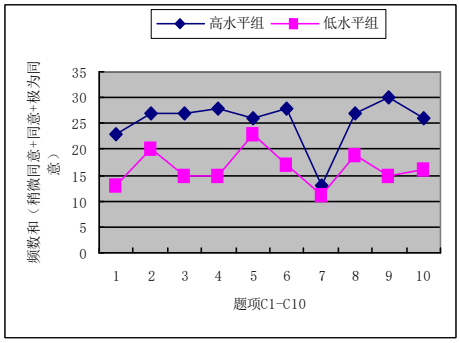

图4 高低水平组口语内部动机频数对比

（二）口语欲望差异

高水平组对D1到D5选取“强烈同意”和“同意”以及“稍微同意”的频数和分别为28 (87.50%), 28 (87.50%), 28 (87.50%), 29 (90.63%) 和29 (90.63%)；而低水平组对应的频数分别是26 (81.25%), 23 (71.88%), 23 (71.88%), 27 (84.38%) 和 27 (84.38%)。而且，高水平组口语欲望的平均分为6.3813（*MHDesire* = 6.3813），而低水平组的平均口语欲望为5.8581（*MLDesire* = 5.8581）。两组对比从图5中可以看出，高水平组具有比低水平组更强烈的口语欲望。

（三）口语态度差异

高水平组对E1到E5选取“强烈同意”和“同意”以及“稍微同意”的频数分别为30 (93.75%), 28 (87.50%), 30 (93.75%), 25 (78.13%) 和 24 (75.00%)；而低水平组对应的频数分别是26 (81.25%), 28 (87.50%), 24 (75.00%), 22 (68.75%)和9 (59.38%)。高水平组的口语态度平均分为5.9575（*MHAttitudes* = 5.9575），低水平组相应的口语态度平均分是5.5419 （*MLAttitudes* = 5.5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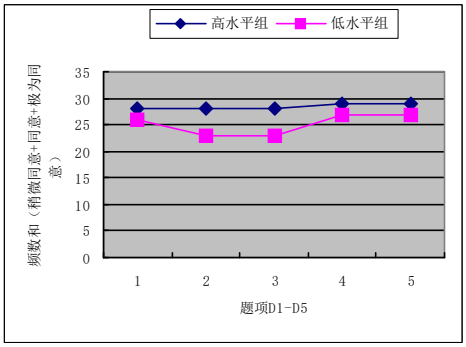

图5 高低水平组口语欲望频数对比

两组的对比如图6所示，由此可以说明高水平组比低水平组具有比较端正的口语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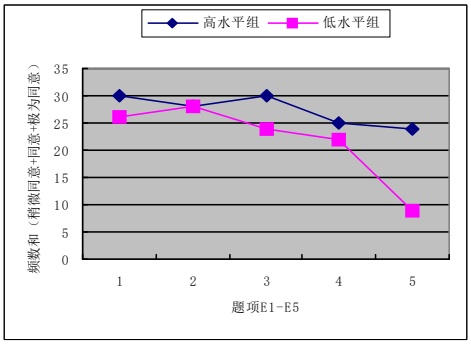

图6 高低水平组口语态度频数对比图

（四）口语努力之差异

高水平组对F1到F14选取“强烈同意”和“同意”以及“稍微同意”的频数分别为23 (71.88%), 19 (59.38%), 22 (68.75%), 22 (68.75%), 15 (46.88%), 17 (53.13%), 17 (53.13%), 16 (50.00%), 18 (56.25%), 21 (65.66%), 13 (40.63%), 23 (71.88%), 16 (50.00%) 和 13 (40.63%)；而低水平组对应的频数分别是19 (59.38%), 20 (62.50%), 15 (46.88%), 16 (50.00%), 13 (40.63%), 17 (53.13%), 11 (34.38%), 13 (40.63%), 14 (43.75%), 13 (40.63%), 16 (50.00%), 17 (53.13%), 20 (62.50%) 和 10 (31.25%)。高水平组所付出的口语努力的平均分为4.8326（*MHEfforts* = 4.8326），低水平组相应的口语努力平均分为4.4793（*MLEfforts* = 4.4793）。高低两组所付出的努力对比如图7所示，高水平组做出相对较多的努力来提高其口语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在零动机(AM: $tAM = 3.868$, $p = .000 < .01$)和内部动机(IM: $tIM = 4.218$, $p = .000 < .01$)以及口语学习欲望(Desire: $tDesire = 2.162$, $p = .035 < .05$)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经过进一步分析，证明高水平组具有较强的动机

(*MHAM* = 6.7250)，尤其是内部动机（*MHIM* = 5.6875, *MHEM* = 5.3216）；而低水平组的动机则相对较弱(*MLAM* = 5.8774)，但他们具有较强烈的外部动机(*MLIM* = 4.8326, *MLEM* = 5.8581)。高水平组具有较强的口语学习欲望(*tDesire* = 2.162, *p* = .035 < .05 and *MHDesire* = 6.3813, *MLDesire* = 5.8581)、较端正的学习态度(*tAttitudes* = 1.801, *p* = .077 > .05 and *MHAttitudes* = 5.9575, *MLAttitudes* = 5.5419)，且已付出相对多的努力来提高口语能力(*tEfforts* = 1.264, *p* = .211 > .05; *MHEfforts* = 4.8326, *MLEfforts* = 4.47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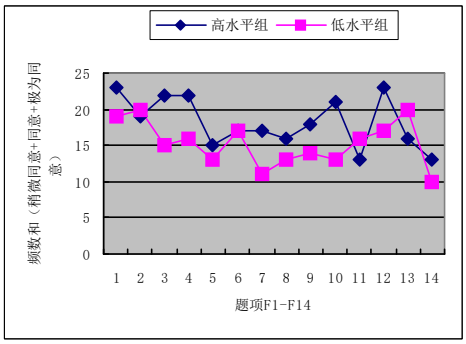

图7 高低水平组口语努力频数对比

四、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口语动机对口语能力的影响，以下是对总体样本口语动机与其口语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表3 整体样本口语动机与口语能力的相关性

		口语零动机	口语外部动机	口语内部动机	口语欲望	口语态度	口语努力
英语口语能力	皮尔逊相关系数	-.414**	.291	.389**	.301**	.312**	.159*
	P值（双尾）	.000	.163	.000	.000	.004	.035

由表3可看出，各口语动机因素，即口语零动机、口语外部动机、口语内部动机、口语欲望、口语态度、口语努力和口语能力的相关系数分别为：-.414、.291、.389、.301、.312和.159，其中，口语零动机、口语内部动机、口语欲望、口语态度以及口语努力都与口语能力成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高低水平组之间的动机差异分析。

五、教学启示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高水平的通常具有较强的动机尤其是较强的内部动机，且具有较强的口语欲望、端正的口语态度并付出较多的口语努力。由此，本文提出有实际意义的三点，以期有所启示。

（一）提高学生的口语动机强度

零动机(amotivation)与口语能力成显著负相关性（-.414），即是说动机越强，其口语能力就相应越强，所以，教师应有意识地提高学生的口语动机的强度。

（二）激发学生口语发展的内部动机

英语口语内部动机就是对英语口语或英语国家文化有兴趣而促使口语学习的一种动机，它是相对于外部动机而言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口语内部动机与口语能力的相关性（.389）较外部动机与口语能力的相关性（.291）大，所以，教师在口语教学的过程中应顺势利导，使中国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的工具型口语动机向兴趣型即内部动机转换，优化或创造动机条件，强化学生的口语动机。

（三）减少口语教师的“减动机(demotivation)”因素

所谓教师“减动机”因素是指由于教师本身或教师行为而造成的学生口语动机的缺失或降低，比如：教师的发音、教学方法、教师的个性等。由高低口语水平组的对比可以看出，高水平组的学生通常是高欲望、态度很端正，并付出了很大努力的，也就是说，口语能力与口语动机因素是正相关的，教师要尽可能地减少自身的“减动机”因素，至少做到保持学生学习动机的强度。

虽本研究尽可能地包括了学习口语的动机因素，但不可否认，除此之外仍然还有很多影响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口语动机的因素存在而未被纳入，因而也就期待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尽管具有正态性，但人数是200人，样本量偏小，故也期待更大样本的进一步印证。

参考文献

[1] VANDERGRIFT L. Relationships among motivation orientation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proficiency in L2 listen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26（1）: 70-89.

[2] GARDNER R C, LAMBERT, W E.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72.

[3] DECI E L, RYAN R M.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ur[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4] PETTER 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 5-136.

[5] DöRNYEI Z. Motivation and Motivat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 (3): 273-84.

[6]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7] 刘润清，戴曼纯．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改革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36-240.

[8] 季明雨．我校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基础英语学习动机和策略的研究[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4，(4): 44-47.

[9] 汤闻励．对提高英语口语能力的再思考[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102-105.

[10] 汤闻励．动机因素影响英语口语学习的调查与分析[J]．外语教学, 2005, (2): 65-68.

[11]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36-98.

Further Exploration of Motivation in Speaking English

PAN Qian-ying　LIU Jin　JIN Cheng-xing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Oral proficienc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oral English proficiency including motivation. The study is to report on a survey of oral English motiv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English majors with the aim at demonstrating the motivational discrepancies between high- and low-oral-proficiency English majors to provide henc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oral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Key words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desires;　attitudes;　motivation to speak

编辑　戴鲜宁

（上接第81页）

A Study on Propositional Salient Meaning

ZHOU Hong-hui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Salience” as a basic thinking model and a way of cognition has received popular concern and vast agreement. In view of cognitive pragmatics,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tents of some main pragmatic conceptions as “intention” and “common ground” but also engenders better interpretation on “egocentrism” which is contributed by cognitive psychologists. This paper,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seeks for a dialectical and dynamic approach on combining cooperation and egocentrism.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nception offered by Giora and further illustration by Kecskes on SBUS, we intend to enlarge and deepen the conception and scope of utility of salience so a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term as “propositional salience”, which will form a systematic approach of salience and will better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alience;　proposition;　pragmatics;　cognition;　egocentrism.

编辑　刘　波